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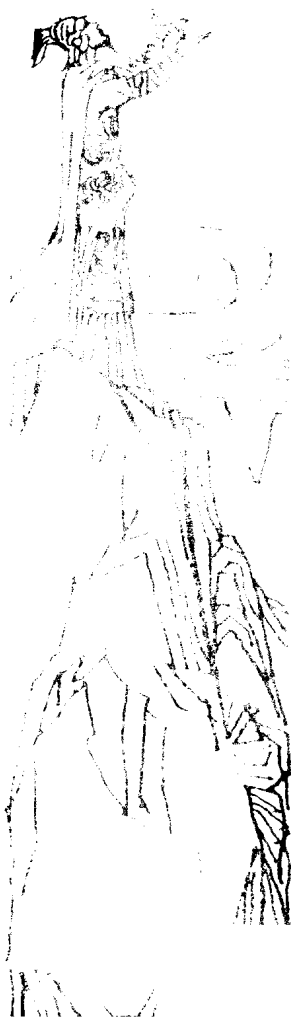
河南民間故事叢書

長生果

I277.3/82

河南民间故事丛书之六

长 生 果



883091

封面题字：张 海

封面设计：杨振熙

插图：石景召

责任编辑：乔台山

河南民间故事丛书之六

长 生 果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河南分会

河南省群众艺术馆合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67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900册

统一书号R10105·149 定价0.36元

255/50

目 录

包公的传说.....	(1)
选师爷	(1)
忍辱断案	(5)
审驴子.....	(12)
麦糠县	(14)
王聿修做官.....	(18)
审碓窑	(24)
县官断案.....	(34)
华佗的传说.....	(36)
五禽戏	(36)
赶走妖道	(40)
粗心的人不能当医生	(42)
长生果.....	(45)
邱生造律.....	(48)
九女峰与白马湖.....	(56)
长工斗地主的故事.....	(59)
出来怕狗咬哩	(59)
只要外头好就中啦.....	(60)

买酒	(61)
“钱如命”、“书满肚”和“百事通”	(64)
那是一定哩	(68)
抗官戏	(72)
赵财主赴宴	(77)
瞎话儿有没有本儿	(80)
看殃	(85)
去吧	(88)
送羊	(97)
传家宝	(101)
老鼠教子	(104)
王二求师	(108)
三个懒汉	(112)
“梦得灵”的故事	(116)
未卜先知和隐身法	(119)
戴高帽	(123)
王半仙算卦	(125)

包公的传说

选 师 爷

刘秀森 搜集整理

包公做了开封府尹，要选一名称心的师爷。什么是师爷？就是在府衙帮他做文书工作的人。

包公选师爷的告示一贴出去，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纷纷前来应试。只三四天时间就来了上千人。考试的第一个项目是做文章，由包公出题，让应试的人去做。上千人的卷子包公一一亲自过目，从中挑选了十个文才最高的人。考试的第二个项目是面试，包公要把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单独叫进去，随口出题，当面应答。

第一个人被叫进来了。这个人 对包公毕恭毕敬，唯恐稍有失误，不能入选。他未进门就向包公打躬施礼；进得门来，一步叩一个头，一直叩到包公面前，

口中说道：“小人恭听老爷训教。”包公说：“这不是什么训教。你既来本府应试，就请起来入座攀话。”

那人说：“小人不敢。”包公说：“哎！叫你起来，你尽管起来。”那人说：“还是跪着听老爷训教。”

包公见他这样，便不再相强，就说：“你的书面文章做得不错。今天我还要对你面试一番。”那人说：

“请老爷出题。”包公指指自己的脸说：“你看我长得怎么样？”那人说：“小人不敢放肆。”包公说：

“这是考试，恕你无罪。”那人抬头一看包公的面容，哎呀，真是难看死了，头和脸都黑得如烟熏火燎一般，乍一看，简直就象一个黑色的坛子放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大而圆，瞪起来，白眼珠多，黑眼珠少，令人害怕。那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包府尹长得这么丑陋。他想：我若把他的模样如实讲出来，他一定火冒三丈，别说当师爷，不挨他的狗头铡都算好的。当官的都爱听恭维话，我何不奉承他一番，讨他个欢喜呢！于是嘻嘻一笑说：“啊，老爷长得真是好看极了！方面厚耳，红润润的脸膛，浓眉虎目，格外精神。真是有福的相貌呀！”包公听了，望着他向外摆摆手说：“行了，你回家去吧。”

接着第二个人被叫进来。包公一看，这人漫长脸，白面皮，两颗大眼珠没看人就滴溜溜打转，一脸

小聪明。当包公又拿自己的脸进行面试时，他偷偷溜了包公一眼，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包公要他随口应答，他眼珠儿转了几转，满面春风地说道：“哎哟，老爷真是个清官呀！”包公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老爷长得眼如明星，眉似弯月，面色白里透红，纯粹是副清官相貌啊！”包公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心里话：如果照你说的那种长相是清官相，我这面如锅铁，容貌丑陋，大概就該是奸官相喽。真是一派胡言。于是，不耐烦地对那人向外摆摆手。

包公面试了九个人时，老家人包兴进来了，问：“老爷，可有如意的？”包公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眼下还没选上一个。这些人为了讨得我的喜欢，他们竟然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如果都象这样拍马溜须，专说瞎话去讨官老爷的欢心，谁去为百姓办事呀？”包兴说：“忠良难找，你就将就着选一个吧。”包公说：“不行。开封府如果选不着实心眼儿人，我宁愿自己多劳，也不能凑合。唤最后一个进来！”

第十个人进来了。只见他坦然地来到包公面前，施礼说：“见过老爷。”包公说：“免礼，坐下！”那人坐了。包公说：“你的文章做得不错呀！”那人道：“老爷，文章做得再好，也只不过是纸面上的东西，不值几个钱。以小人之见，要报效国家，为百姓

办好事，第一是要有德，第二才是要才。”包公一听，暗暗称是，便说：“我今天当面口试，你要马上回答。”那人道：“请老爷出题。”包公说：“别的题也没什么意思，就说说我的脸面吧。你看我的容貌如何？”那人向包公打量了一下，说道：“老爷的容貌嘛……”“怎么样啊？”“脸形如坛子，面色似锅底，不但说不上俊美，实在该说是丑陋。特别是两眼一瞪，真有几分吓人呢。”包公一听，故意把脸一沉：“嗯！放肆！你怎么这样说起老爷来了？难道不怕我怪罪吗？”那人说：“老爷别生气。小人深信，只有实诚人才可靠。老爷的脸本来是黑的，难道我说一声‘白’，它就变白了？老爷长得本来是丑的，难道我说一声‘美’，就会变美了？老爷若不喜欢听老实话，今后怎能秉公断案，做个清官呢？”包公说：“我听人说，容貌丑陋，其心必奸。此话当真吗？”那人说：“不然。奸不奸在心而不在貌。只要老爷有忠君爱民之心，有报效国家的愿望，就是长得再黑，也会做清官；相反，就是长得再白，也保不住不做贪官。难道老爷没见过白脸奸臣吗？”包公听完，心中大喜，说：“你被选中了。”

讲述：杨 戈

忍辱断案

刘秀森 搜集整理

宋朝仁宗年间，汴梁瘟疫流行，城东南何家庄一带，几乎家家都有病人。村里有位姑娘姓何名巧娘，她的父母双亲也病倒了。家中一贫如洗，全靠巧娘纺线织布卖点儿钱来称米买面，请医抓药，给二老看病。

巧娘纺呀纺呀，织呀织呀，这天晚上，好容易又赶织出来一机子布。下了机，搭尺一量，不多不少，整整一匹。巧娘抱起那卷棉布，看了又看，心想这下子又有钱给二老治病了，止不住心中欢喜。直到深夜，眼皮发涩了，她才把布锁在箱里，躺下睡了。

话分两头。再说庄西有个村子名叫侯王庙，与何家庄只隔一条河。村里住着一个人，姓侯名印，平常不干正事，靠偷盗为生。这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侯印在家坐不住，手又发痒起来，便过河来到何家庄，准备偷摸点什么。他见家家漆黑，只有何巧娘家还亮着灯，便翻过篱笆墙来到巧娘院中。他舔破窗

纸一望，见巧娘正抱着那卷白布坐在那儿想心事。侯印见了这么一大卷儿雪花儿样的白棉布，急得直搓手，好不容易等巧娘睡下，便悄悄地动了手。

侯印是个很高明的偷家，不怕你门闩得再紧，也不怕你箱子锁得再严，他都能把门、锁弄开，把东西偷走。他身轻如燕，从高高的梁头跳下，也没有一点儿声音。这晚，他把布偷到手后便回侯王庙了。

侯印这人心眼多得很。他不管偷到什么东西，都要仔仔细细查看一遍，把上边的记号记熟，防备万一被失主寻见好赖账，并且总是把赃物很快出手，从不搁在家里。因此，这一行他干了多年，还从没被人抓住过。

再说何巧娘一觉醒来，见窗纸已经发白，便急忙穿衣起床，准备赶早集卖布去。待她梳洗完毕，開箱取布，里边早已连根布丝儿也没有了。她只觉头“轰”的一下，就象被雷打了似的，差点儿倒在地上。定了定神，巧娘想，这事不能声张，得赶紧到集上去找，说不定贼人会拿到市上去卖。

这天，汴梁曹门正逢大会，四乡的人都往这儿赶。何巧娘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在布市里走来走去好几趟，连她的布影儿也没找见。她正灰心丧气地准备回家的时候，冷不防侯印撞到她面前来了。

原来，侯印半夜回到家中，心想侯王庙离何家庄这么近，失主发现声张起来，这布就不好出手了。于是，他一大早就抱着这匹布到集市上来了。

这布是何巧娘亲手织的，怎能混过她的眼睛！她马上抢上前去，大喊一声：“偷布贼，哪里走！”一把便将布夺了过来。侯印一怔，霎时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用手指着巧娘嚷：“大天白日，你怎么敢抢我的布！还不快还给我！”巧娘气得眼都红了：“我巧娘辛辛苦苦织成了这卷布，还靠卖了它给父母治病，你偷走了倒还诬赖我抢你！”说话间，围过来一大群人。地方也在这时被叫来了。他问巧娘：“你说这布是你的，有什么凭证？”巧娘说：“这是我亲手纺织的，上面有记号。”便把布上的记号说个明白。地方问侯印，侯印说：“这布足足一百尺，是我死去的娘子织的。布上还有记号……”地方把布一量，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布上的记号也跟两人说的分毫不差。到底这布是何巧娘抢侯印的，还是侯印偷何巧娘的，地方也弄不明白。最后，地方只好带着这两个人到开封府去，让包公来断这个官司。

包公问明情况后，心里也很纳闷。他看看何巧娘，只见她两眼圆睁，怒气冲冲，再看看侯印，虽然表面上好象不大在乎，眼神却显得有点惊慌。包公暗

暗点头，心想：这样一个老实的农家姑娘，怎能大天白日在集市上抢东西呢？恐怕她说的倒是实话。包公沉吟了一会儿，便命王朝把布呈上。包公接过布来，左看看，右看看，忽然对着那布自言自语道：“棉布呀棉布，你本是我府中之物，不料被人偷走，我正要差人破案，没想到这两个贼人倒自己给送回来了。”何巧娘一听，好生奇怪，暗想：这明明是俺织的布，包大人咋说是他府上之物呢？侯印一听，脸立刻变了颜色，心想：乖乖！这布原来是包大人的，偷盗官府，可是要判死罪啊！正在这时，只听包公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你们两人结伙盗我府上东西，明明是分赃不均，吵闹起来，被地方看见，才假编理由来告状。难道还想瞒过我老爷的眼睛不成！”侯印一听，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何巧娘分辩道：“大人哪，这布本是小女子一丝一线纺织的，怎说是你府上的布呢？”包公把惊堂木又一拍：“胡说！难道老爷我会看错吗？你是怎样与人合伙偷布的？快快招来！要再抵赖，小心老爷我的刑法无情！”巧娘不知道包公为啥也是这样蛮不讲理，但她仍然耐着性子说：“大人既要断清官司，又为啥不让俺讲话呢？”包公把眼一瞪：“做贼还不认罪，给我重打四十！”说着掷出一支签来。巧娘见包公真的要威风，再也按不住心头的

明鏡台



怒火了，指着包公大骂起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人说你包大人‘清如三江水，明似万盏灯’，原来都是骗人的。今天才知道你原来也是个见财起意、蛮不讲理的贪官！别说你重打四十，就把我千刀万剐，也别想使我屈打成招！”要是别的官听了这番话，不把何巧娘杀了才怪呢！可是包公不但不生气，反而暗暗称赞何巧娘是个勇敢正直的女子。表面上，他却故意把脚一跺，喝道：“你竟敢骂起老爷来了！这还了得！来人！把她推出去斩首！”说着，暗暗向王朝使了个眼色。王朝早看出了包公的用意，连忙跪下道：“禀大人，这侯印想必也是这小女子一伙，何不把他也一起斩了？”包公道：“说得是，把侯印也一起斩了！”王朝手持钢刀，去拉侯印。侯印吓得连连磕头说：“大人息怒，小人愿招。”于是，把来龙去脉详细说了。最后，他说：“小人实在不曾到大人府上去偷盗，确实不是她的同伙。这布实在是从她家里偷来的，撬她门的铁棍儿还在我身上带着。请大人明察！”说着把铁棍儿掏了出来。包公看看铁棍儿，说：“让他画供！”

侯印画了供。包公叫人把何巧娘带回来。何巧娘气愤难平，又大骂道：“既然你昧了良心，又把我唤回干啥？我死了，也免得再受你们这些贪赃枉法的狗

官的气！”包公笑了笑，走下堂来，扶起巧娘，和蔼地说：“开封府不杀无罪之人。今天破案你帮了我的忙，老爷我还有赏呢！”说着就叫王朝拿来十两纹银交给巧娘，说：“这银子，一来为你压惊，二来嘛，也好给你父母治病。”何巧娘不知是怎么回事，呆住了。包公解释说：“我家里并没有丢失什么布。我这么说是为了要侯印快快招供，把这案件早些断清楚，免得官司拖延久了，你那二老爹娘无人照顾。”何巧娘一听，才如梦初醒。她“扑通”跪倒在包公面前，说：“多谢大人！小女子不知大人意思，一怒间骂了大人，求大人恕罪！”包公说：“你刚才骂的不是我，骂的是那些贪赃枉法、见财起意的坏蛋。你骂得好，老爷我就爱听这样的骂声。自古道‘当官应为民作主’，秉公断案，是做官的本分。你也不用谢了，赶快把银子带回去给你父母治病吧！”

何巧娘领了布和银子，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开封府。包公忍辱断案的故事，马上就传遍了汴京城。

审 驴 子

习 诏 搜集整理

包公在定阳县当县令的时候，一天，他身穿便衣到街头私访，在一家客店门口，见到一个商人打扮的人牵着一头驴子在痛哭，许多人围着问原因。

原来这个商人带着二百两银子到定阳县做生意，脚上打了泡，正走不动时，碰上一个赶驴的人，他就出钱雇了这头驴子。商人上驴时，把包裹递给了赶驴人。赶驴人一掂沉甸甸的，知道是银子，便起了歹心。他对商人说：“包裹我替你背上，咱们赶路吧！”他们来到城边儿，来往的人多了，赶驴人把驴子狠抽了一鞭，那驴子向前跑了起来。到一家客店门口，商人下驴，却不见赶驴人的影子，方知中了奸计，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包公听罢，对商人说：“哭有何用，快去告状吧！”

商人说：“我连赶驴人的姓名都不知，咋告呢？”包公说：“你就告这头驴子吧！”围观的人都笑这个